

三 通 小 叢 書

評 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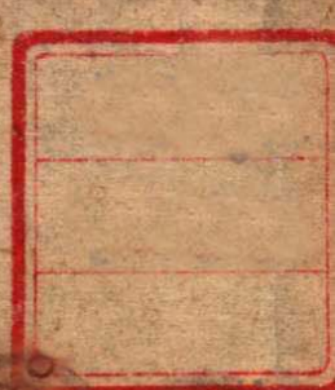
著 等 雄 正 米 久

譯 等 榊 侍

編 部 輯 編 局 書 通 三

局 書 通 三 海 上

1116





三 通 小 叢 書

久米正雄著
侍米正雄著
柘譯

定

評

三通書局印行



数据加载失败，请稍后重试！

目次

評		一
的墓		一〇
隱的末裔		一六
體		八八

定評

久米正雄著
侍桁譯

久米正雄

氏生於明治二十四年，長於日本文學大轉機之明治文學全盛時期；在大正、昭和兩時代有偉大貢獻於家庭小說（通俗小說），與菊池寬氏並駕齊驅，同爲日本現代通俗小說界之王座。其著作甚多，小說、戲曲凡數十種。現除寫作外更從事於新聞事業，身居東京日日學藝部長要職。

評

定

1

東洋中學的教師片田先生，已是近四十歲的男子了。大凡人們一到了四十歲，總要替自己找出一種平穩底快樂，沈溺在裏邊以感到人生的救助。同事的教師們中，選謠曲的也有，選圍棋的也有，片田先生是選了釣魚。並且總是希望着到了星期日，便去到那一日可以往返的城池處垂釣，消磨了終日。

最初片田先生養成釣魚的習慣的時候，他的家正住在巢鴨。釣魚的場所，

自然也便選在離家的近處了。恰巧這一處的釣池是很古老而有名的，甚至於最有聲譽的某貴族的家主，也總在這裏垂釣，當然，普通底人們是很多的。然而這裏竟是些內行的人們，所謂垂釣的名手，是很不少的。片田先生最初便與這些人們處在一起了，關於魚池的地勢——魚到底是集在哪裏——他不很熟悉，至於因為天氣的轉變，魚的集散地的移動他更不得而知了，他慢慢地把動搖不穩底釣竿向水上一放，實在不見得怎麼高明。這裏終日只癡看着不甚光明底水面，直到暮風吹起銀色波紋的時候，仍是一尾未得，而坐在對面一隅的長髯的男子，從早晨看着看着已獲得二十尾上下了。體長有六七寸的大魚，也釣上了一兩尾，用天秤一計算四五斤重都不止。片田先生羨慕的不得了。並且暗自希望自己的手腕也終能有這樣底一天。但是魚那方面不是這樣容易地接近片田先生的釣絲；不，不是因為魚對於片田先生保持着敬遠主義，而是片田先生特別地躲避着魚。

每到魚肯動片田先生的浮標時，是已經經過很久底時間了，是好不容易對於池的地理稍稍明白的時候了。但是魚由動浮標再進而上片田先生的釣竿，又是經過了好久。大概像這樣子有一年的功夫，片田先生只是成爲大家的笑柄，但是他仍總是持着取樂的態度，每星期日的傍晚偷偷地走出巢鴨釣池的大門。在這些時候間，常到釣池來的人們，差不多都認識片田先生了。幾乎沒有人不認識他的，都知道他是一位有名底笨伯釣手。但是片田先生的名字却可以與那些釣魚的上手們相並列，或者也可以說是更出於其上地，得了嘖嘖底名聲。

「片田先生，今天怎麼樣？」這樣親密地問着的人們的臉上，很明顯地浮現出好意的嘲笑。

「哈哈哈哈哈……」片田先生從心裏這樣歡快地笑着，向來總是露出不在意的樣子，好像他完全甘受了這種嘲笑，自己也承認自己是一個廢物的代表。但是他却私自一心一意地，關於垂釣的手法努力記住。

準備中的一年是覺着很長的。但是緊連着的成功的時期，比較上是很短了。五月中晴快底某星期日，片田先生最初釣上了二尾鯉魚。

釣上最初一尾魚的時候，連片田先生自己都覺得真是偶然了。因為浮標的搖動有些與往常不同，他無意識地壓住了呼吸，將要把釣竿向上舉起的時候，水中起了一種咕咕咕地回響，並且緊連着可以看見有左往右往地搔亂，一尾說不出來的大魚形，黑暗地只能感覺到而未現出來的時候，他真想要喊人來幫助了。但是他又想這時要大聲地喊起來，垂線若是再一斷了，真是無上的羞辱，他只回想着從旁人聽來的經驗，拼命地維持着竿與線不要斷了，候着上釣的魚的疲倦。片田先生絕不想使這條魚再逃走，他苦痛戰顫着的心情，約有五分鐘以上，與大魚相戰鬪着。於是仍相當地抵抗着漸漸走近了水面，把水中怕人底動搖着的魚身，急忙向上一曳，放進了那直到現在總是白拿來拿去的魚網中。

任何人都沒有在他的四邊。片田先生在喘息中，看着他的獲物，釣雖然

是離開水了，在網中却仍是狂跳着。他很想大聲地向着大眾宣佈。但同時又好像作了祕密的大事般地，把這種說不盡底歡快，只想盡力地壓抑着，完全自己嚐受着其中的滋味；並且他又怕若是宣佈出去，更成了大家的嘲笑也未可知；——特別是因爲後者的心情，把他將要發出的大聲的叫嚷又收了回來。這樣他才又沈住了氣，極坦然地再回到池邊垂下了釣絲……

又經了一點多鐘的樣子，同樣地捉了一尾魚。這次不像第一回那樣地狼狽了。

評

當天的傍晚，片田先生是最初在釣魚池的主人面前，拿出了魚籠，紅着臉這樣地說了。

「……好不容易地今天才開始釣上了這樣底東西。」

「哈！」主人驚訝着，很明顯地仍是帶着嘲笑的样子。「捉了兩條？真是容易呢。——想怎麼弄呢，拿回去麼？在天秤上量了後，存在這裏吧？可

是，向來總沒有過的事，還是拿回一條去罷，好不好？」

「怎樣都好罷。」片田先生還是紅着臉，心中全被人看透了的樣子，回答着。」「那麼，還是這樣子罷。」主人斜視着眼，把一條稍大底鯉魚拿起來估量着叫道；「呀，這條魚真有七寸多長。——諸位！片田先生，今天捉住了這麼大底魚！」

正要回歸的釣師們與在近旁站着的友伴們都走了過來。

「哪兒拉？哪兒拉？喔，真是不小！」

「片田先生！今天是吹了怎麼一陣風啊？」

「看着罷，明天若是不變天氣就算好的……」

「到底還是有把握，所以釣不着魚也總不停止。是不是，片田先生？」

人們的口中都這樣地說笑着。片田先生像小孩子一般地，仍是紅着臉，歡喜地甘受着人們的說笑。

下星期日，片田先生又來到這裏的時候，這件事成了全釣池中的話柄了。「……呀，片田先生，前星期日聽說大受勞動了。——真是稀有底事！」凡是遇見他的人們，必是這樣地說。並且「真是稀有底事！」這一句話，好像都商量好了般地，說完了話之後總要加上的。

在這樣嘲笑底問候中，這一天片田先生又捉捕了四五尾鯉魚，大小均勻着。在回歸的時候，人們遇見了片田先生便問道：

「呀。怎麼樣，今天？」

「就是這一些。」片田先生拿起了魚網給他們看。

「哈，真是稀有底事！——近來的魚莫非是受了什麼病罷！」

「誰說不是呢！」

就是片田先生自己，也只覺這兩回成功的連續是一種偶然。

但是其次的一週，再其次的一週，片田先生至少也定捉住一尾鯉魚。

可是同時，其次的一週，再其次的一週，同伴們也準是必這樣地向他說：「……哈，真是稀有呢！——看着罷，明天不變天氣就是好的……」

「奇異底事也真是常有的呢！片田先生近來也能捉住一兩尾魚了……」

雖然被人們稀奇稀奇地說着，此後的片田先生約在半年之間，每到了那裏，必是一兩尾地釣上來，拿回家去。可是捉住了魚，同時一定被人們喊着稀奇，總拿他當作一個釣魚的笨伯看待。

有一個時候，片田先生的一家，從巢鴨方面遷到中野一帶去。這樣，從前的釣池，道路是太遠了，來回實在不便，好容易熟了的地方也不得不拋去，只得向着近處東中野的某釣池往返着了。

在這裏，片田先生第一天微倖釣上了五尾魚。因此一躍而得了釣魚名手的聲譽。並且其後每一次去，也必是不負其名地，得了不落於他人之後的收穫。

「呀，今天又是照樣釣了不少罷！」

「哈，今天的魚有多麼重啊？——又是不少呢！」

在這裏雖然是與從前釣着同樣底魚數，然而「稀有底事」這一句話改成為「又是不少」了。

偶然有些時候，片田先生因為難忘故舊的心情，拿着釣魚竿向巢鴨的釣池處去。因為是熟悉了的地方，每次至少也釣上四五尾的大魚。

這時，認識他的舊伴友們走過來一定向他說道：

「……呀，片田先生，今天怎麼樣？——哈，已經捉了兩尾了麼？這真是稀有底事……」

但是「稀有底事」也罷，「又是不少」也罷，片田先生總不覺着這些話有什麼區別，只要是一被人們說了的時候，臉面便像兒童般地紅了起來，善良底笑意明朗地蔓延在雙頰上了。並且總是沈默着，把自己釣上來的魚的全部拿回家去。

貓的墓

夏目漱石著
謝六逸譯

夏目漱石

夏目先生是日本明治大正間的第一流作家。名金之助。漱石是他的號。生於慶應三年正月五日，卒於大正五年十二月九日，享年五十。漱石學養之豐富，實爲可驚。對於中文既有極深的根底，對於禪學又有極厚的修養。既深得日本之短詩俳句的三昧，又掇得西洋文學的精英；所以他的作品，是句句言之有物，同時又語語意趣橫生。

移居到早稻田以來，貓漸漸的瘦了，同孩子們嬉戲的氣色全然沒有。太陽射着屋宇，便去睡在廊下。在擺好了的前足上，載着方形的顎，凝然地眺望着庭裏的樹子，許久許久沒有見着牠動，孩子雖是在旁邊怎樣的吵鬧，只裝做不知道的臉色。在孩子，早就沒有把牠當做對手了，只是說，這貓總不足以當作

嬉戲的同伴了，却把舊友委托於他人之手了。不僅孩子，連女僕除了僅僅把三次的食物放在廚房的角落裏給牠之外，大抵總不去理睬牠的。那食物多半被鄰近的大的金花貓走來吃完了，貓也別無發怒的樣子，想要爭吵的事也沒有，只是悄然地睡着罷了。可是，牠睡覺的式樣，不知怎的，却沒有餘裕之態，和那伸長了身子，舒舒服服的橫着身體，領受日光的不同，因為是沒有可動的能力了——這樣還不足以形容，懶怠的程度，是越過了某處。如果不動，自然是岑寂，動了更加岑寂，好像就這樣忍耐着的樣子。牠的眼光，無論何時，都看着庭裏的樹子，恐怕連那樹子的葉，樹幹的形，牠都沒有意識着吧，着青色的黃色眼瞳，只是茫然地盯着一處。牠同家中的孩子不認牠的存在一般，牠自己似乎對於世中的存在也沒有判然地認識了。

雖是如此，有時好像有事，也曾走到外面去。無論何時，都被近處的金花貓追趕，因為恐怖，便跳上走廊，撞破了破的紙窗，逃到火爐旁邊來了。家中

的人，留心牠的存在，僅僅在這個時候，在牠也只限於此時，把自己生存着的事實，滿足的自覺了吧。

這樣的事是屢次有的，後來，貓的長尾的毛漸漸脫落了。最初是這裏那裏虛疎地如孔一般的脫落，後來脫寬了現出紅色的肌膚，看去可憐的萎然地垂下來。牠壓彎了的爲萬事所疲的身體，時時舐那痛苦的局部。

喂，貓怎樣了，問了這樣的話，妻子便非常冷淡的回答，「呃，也是因爲年老的原故吧。」我也這樣的沒有理睬牠了。後來過了一晌，有一次，好像三次的食物都要吐出來的樣子。咽喉的地方，咳着起了波紋，使牠發出了要打噴嚏又打不出，要噎又噎不出的苦悶的聲音。雖然牠是苦悶，然而沒有法子，只要覺察了，便把牠逐到外面去，不然，在蓆子上，被頭上，就要弄得無情的齷齪了。

「真沒有法子，是腸胃有了病吧，拿一點寶丹化了水給牠吃。」